

橘香满园

■ 叶创成

阳春三月,应老钱之邀,与三五文友到化州市橘州生态林公园观赏橘红花。原以为不过是寻常春景,却不想这橘红花竟将化州的春天,装扮得这般清新脱俗、诗意盎然。

甫入园区,土生土长的老钱指着路边仍在飘扬的彩旗,告诉我们,化州市一年一度的橘红赏花活动,刚刚圆满落幕,这里是主会场。当地政府以“赏花经济”为契机,吸引游客前来赏花、闻香、寻宝,形成“活动搭台、产业唱戏、农民增收”的可持续模式,通过书写“一朵花激活一座城”的故事,推动化橘红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。

说话间,我们沿着绿道登上公园的最高点,俯瞰这座被当地人称为狮子岭的山坡。但见数百亩橘红树在春风中起伏如浪,洁白的花朵宛如繁星点缀在枝头,一朵朵洁白素雅的花瓣,簇拥着金黄花蕊,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那香气淡雅清幽,如丝线般悠悠不绝,像是从记忆深处飘来的味道,带着几分熟悉,几分温暖。

儿时的记忆里,化橘红是一种神奇的存在。

父亲在外工作,回家时偶尔带回几只化橘红。褐黑色,表皮粗糙,却散发着一股独特的清香。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,谁家孩子咳嗽了,谁家老人气喘了,都会来我家,切几片化橘红泡水喝。那味道微苦,却带着一丝甘,喝下去,喉咙像是被温柔的手抚过,咳嗽渐渐平息,气息也顺畅了。

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化橘红放进米缸,像是珍藏一件宝物。她说,这是宝贝,能治病,能养人。那时的我,还不懂它的神奇,只觉得它像是一个小小的魔法,能令人们脸上的愁容消散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儿时对化橘红的懵懂认知逐渐清晰。而今,穿行在狮子岭上,呼吸着橘红花熟悉的清香,我才真正明白,它的神奇不仅在于药效,更在于它与这片土地的深厚联系。

化橘红在这片土地的孕育,是天地人共同写就的传奇。化州东北部,云开山脉如青铜屏风,将北方寒流阻隔;南面的南海带来充足水汽;罗江与鉴江穿境而过,携来万年矿物质沉积。最神奇的是这里的砖红壤——pH 值在 5.5~6.5 之间,富含礞石和锰、镁、铁等微量元素。据《化州县志》记载:“化州城内宝山及署内有礞石土质,礞石能化痰,橘红得礞石之气,故化痰力更胜。”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,使得化橘红在 2006 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道地药材”。因而,化州又名橘城,被誉为中国化橘红之乡。

一路陪同的老钱介绍说,目前,化州市全市化橘红种植面积达 13.26 万亩,年产鲜果 7.5 万吨,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115 亿元,带动 35 万群众增收致富。2024 年,化橘红以“四项气候指标全优、柚皮苷含量突破 11.8%”的硬核数据,荣膺“中国气候好产品”认证,成为广东首个获得该

荣誉的农产品。

关于化橘红的起源,当地流传着罗辩仙人的传说。相传东晋时期,仙人罗辩来到罗江口,因咳嗽筋疲力尽,在一棵老树下休息时,喝了旁边小石坑中的积水后咳嗽渐止,他发现是橘红树的花治好了自己的病,于是开始广为种植化橘红树以治疗天下人的咳嗽病。罗辩仙人被后人尊为化橘红种植始祖。至今在化州宝山一带,还能找到传说中罗辩种植的古橘红树,这些古树所在的区域,正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核心产区。

狮子岭上,我蹲下身,轻轻抚摸一朵化橘红花。花瓣柔软,像是婴儿的脸颊,花蕊微微颤动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

“化橘红花开得真好看。”身旁的文友感叹道。

我点点头,心中涌起一股特殊的情感。化橘红花的美,不仅在于它的外表,更在于它的内涵。它是化州人的象征,平凡中透着坚韧,朴素中藏着深情。

记得父亲曾说过,化橘红树的根扎得很深,能吸收地下的精华,所以它的果实才有如此神奇的功效。

我俯身再次凝望脚下这片土地,化橘红树的根在泥土中蜿蜒伸展,深深嵌入大地的怀抱。它们不惧土层的坚硬,不畏岩石的阻挡,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,从大地深处汲取养分,支撑起满树的繁华。这化橘红树,历经风雨洗礼,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,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。

化州人又何尝不是如此?世世代代,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就拿化橘红产业来说,从最初的小规模种植,到如今形成庞大的全产业链,背后是无数化州人辛勤耕耘的身影。

“你们看这化橘红树,根扎得这么深,真让人佩服。”我忍不住感慨道。

同行的文友接过话茬:“是啊,就像化州人,为了发展化橘红产业,扎根在这里,一步一个脚印,才有了今天的规模。”

老钱点头赞同:“而且这化橘红浑身是宝,从花到果,从药用价值到现在带动经济,化州人把它的价值挖掘得淋漓尽致。”

老钱笑着补充:“咱化州人对化橘红那可是有着深厚的感情,这不仅是一门产业,更是一种传承。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话语间满是对化橘红和化州人的赞叹。在交流中,我愈发深刻地感受到化橘红与这片土地、与这里的人们之间那紧密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橘香满园,花香满心。午时的阳光正好,化橘红花在流光里显得更加洁白,花香也更加浓郁,微风拂过,花海泛起层层涟漪,暗香涌动。

站在橘州生态林公园的花海中,我禁不住深吸一口气。当橘香沁入灵魂的深处,突然明白——化橘红的花香,不在于它能否装满春天所有的嗅觉,而在于这片土地的人们,总能在寒冬未尽时,就听见化橘红花苞绽放的声音。

在“班味”中找寻快乐

■ 刘志芳

求极其严厉。面对我这样的工作小白,他时常暴怒,每天劈头盖脸地呵斥我。那段时间,我感觉度日如年,时常偷偷抹眼泪,对上班充满恐惧,每天都想从这家公司离开,身心备受煎熬。

直到那一天,在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,坐在办公室愁云满面的我,看到窗外院子里那一排排凤凰花在如火的烈日下,充满精气神地怒放着,满树的红花层层叠叠覆在枝头,充满朝气与蓬勃。那一刻,我被它们的生机震撼了,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也无时无刻都在经受着不同气候的考验吗?但它们都没倒下,而正值青春年华的我,在职场上遇到点挫折就垂头丧气,这是多么的不该。

那一番顿悟后,我开始调整心态,把工作当做磨练自己的重要途径,勇于接受江处长的各种犀利批评。在一天天的磨炼中,我也在逐日成长。两个月后,江处长对我刮目相看,他对我的批评声越来越少,而我也熟练地掌握了各项工作技能,对工作得心应手。

虽然如今我早已不在当初那家台企上班,但回想起十年前的这段工作经历,我甚至还有些怀念。俗话说“严师出高徒”,我很感激江处长当初的严厉,那竟是我在职场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阶段。

细数我的周围,能通过工作获得快乐的人虽然不多,但也有,同学天宇就是其中一个。天宇是一个才华和能力都很出众的青年。十年前,他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乡镇干部。期间,他有过多多次机会可以调到市里更好的部门,但每次都被他婉拒了。他说:“基层的工作虽然繁琐,但能做的事很多,是真正能为百姓服务的工作,我喜欢这样的工作。”

基层的工作确实千丝万缕,俗称“上面一根针,下面千条线”,每每同学聚会看到天宇,他总是电话接个不停,时常饭都还没吃完就说要赶着回去处理工作。这十年来,天宇的工作越做越多,加班到深夜对他而言已是常态,但我却从未听他抱怨过工作,他的眼神里却总是闪烁着一股坚毅,目光如炬。透过他的双眸,我看到了工作带给他那份恒久的快乐。

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,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同事,也会面临不同的职场压力。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,能找到长久支撑我们热爱工作的动力是一种幸福。这份动力,可以是对自我成长价值的追求,也可以是对他人付出和奉献的追逐,而后者带来的幸福感一定会更加恒久而强烈。

一朵花里的火焰

■ 张群红

三月的一个午后,阳光稀薄,天将蓝未蓝,我路过一棵花树。“噗”,一个略带沉闷的响声在耳畔响起,一朵花从枝头跌落。那撕裂的余音,以致我以为是花朵发出了痛苦的叹息声,我的心竟“咯噔”震了一下,不由停下了脚步,原来是一朵火焰花。

小区出来不远的道路两旁都种着高大的道旁树,一边是小叶榄仁树,每到春天,榄仁树就一边掉叶子一边抽出小小的嫩绿的叶芽,给春天带来细密又清新的生机与希望。而另一旁是高大的火焰树,在满树浓稠的绿叶中开出簇簇火焰般的花来。

火焰树的花让人惊艳。花色橙红,色彩热烈奔放,如同燃烧的火焰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难怪叫火焰树。它的外形也与众不同,花瓣层层叠叠,细腻又有质感。最让人惊喜的是花瓣边缘还有一圈亮眼的金黄色花纹,如女子艳丽的衣裙镶着金边一样,极尽奢华,让人疑为花中贵妇,不敢怠慢亵渎,甚至走过它的身边都要怀着恭敬的仰慕之心行注目礼。

火焰花又名“无忧花”,据说在无忧花树下,所有的悲伤和烦恼将会被忘记。火焰花还是佛教的“圣花”,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就诞生于一棵正在开花的火焰树下。这使原本就不一般的火焰花更多了神秘的色彩,仿佛那春风翻动树冠,都成了正在飒飒诵读的经文。

我曾见过火焰树满树繁花,燃烧着敬仰和希望,也曾见过它满地落红,娇艳又安然,但不曾听过花朵跌落与地面碰撞的声响,那么激烈,那么沉重,仿佛发生了一场悄然而至的灾难,以致鲜活的生命遽然而止,留下一声叹息。

我停下脚步,凝视着这朵跌落的“无忧花”。尽管躺在地上,但它依然倔

强地美艳着,凝脂般的花瓣上还残留着阳光的余温,仿佛在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。然而,它却再也无法回到枝头,只能默默地躺着,等待着生命的终结。

它的命运,不正像极了人生吗?像极了尘世中的你我他。比如大S徐熙媛,风华正茂,如花美艳,一场不被重视的流感肺炎却把她永远留在了新年的钟声里。比如一些手握重权的人,曾经如花耀眼,可一旦失势或触犯法律,便如这坠地花朵,辉煌瞬间化作泡影,空余悔恨。又比如我那曾经很熟悉的才四十出头的好友,日子过得滋润,事业也有成效,正躊躇满志准备再上新台阶之时,一场突然而至的恶疾却让他轰然而倒,转眼长眠于故乡的山头。那曾经温热的理想追求,以及一飞冲天的鸿鹄之志,都在这一刻失去了羽翼和温度,转眼就像无线的风筝,猛然跌落,徒留许多叹息。

可这就是人生。人生不因你位高权重,不因你德高泽厚,不因你如花貌美,也不因你壮志未酬,就能轻易躲过无常。就如这朵花,“噗”的一声,跌落了多少的不甘与挣扎!在跌落的那一刻,它想起了什么?是曾经在枝头与同伴们嬉戏的欢乐时光,还是在阳光下尽情绽放的自豪与满足?抑或是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?一切追问都没有了答案,没有了意义。

所以,好好活在当下,珍惜当下吧。做好那些看似无意义的平凡小事,比如寡淡无止境的欲望,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的平庸以及孩子的平庸,不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烦恼,更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这样,即使最终落幕,都是人间值得。就像这朵火焰花,它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生命的热烈与激情,什么是生命的美好与珍贵。

茂名荔枝

■ 唐庆才

千年红荔赛年丰,
每岁飞骑入汉宫。
莫道高州遥眷幄,
贡园妃子笑春风。



光晕 张磊 摄



也红

■ 阿明

金福的脑子。“那我什么时候出发?”他愣愣地问。

“现在!”张松东斩钉截铁。

柯金福一愣:“可我还有五十万元现金在市区,能不能让我去取了带上?”

张松东坚定地摇摇头:“不行!形势紧逼,我已帮你备好了十万美金,待会儿让司机直接送你去江南机场。”他边说边从裤袋里掏出两样东西——一张机票,一张身份证。柯金福接过,低头细看。

“今晚直飞西双版纳。身份证是我公司一个员工的,去年被司机砸死,派出所那边已经瞒了过去,家属也打点好了。”张松东解释,“到了泰国,除了做你那手术,还得按照他的样子把脸整了。以后回国,就用这个身份。”

一听张松东为自己安排得如此周到,柯金福大为激动,“扑通”一下跪倒在地,声音哽咽:“东哥,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,往后我做牛做马报答你!”

单手一托,张松东将人拽起来,特别叮嘱道:“阿美是欧光华在香港那边的路子,绝对可靠。到了泰国,你有急事就找她。但记住——”眼神瞬间变得锐利,他听到柯金福耳侧,“一个电话都不准往国内打,明白吗?”

柯金福使劲点头:“东哥,我记住了!”

顺利打发柯金福赶往江南机场后,张松东并未离开,而是来到了温泉酒店大堂。因为他还一心惦记着方才见过的窈窕女郎——她们纤细的腰肢、雪白的肌肤,像挥之不去的幻影在眼前晃荡,惹得他心躁难耐。

“给我开间温泉别墅。”他敲了敲柜台,

捏扁,水液溅到了白浴袍上——“那怎么办?东哥,您得救我……”他陡然拔高的声音里带着惶恐。

烟雾中,张松东眯起眼睛,转而问道:“你上次说,要去泰国做手术?”

“是。”柯金福重重地点头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瘪了的易拉罐,“高考那年做傻事自残,你是知道的。这些年……”话到此处,他表情更加惨淡,咽了咽口水,“东哥,我也是个男人啊。可每次遇见漂亮姑娘,都是上面有想法,下面没办法。这回我铁了心,就算倾家荡产,也要做回一个健全的男。”

同为男人,张松东很是理解地点点头:“打算什么时候动身?”

有些犹疑,柯金福支吾道:“本来……年前,你不是把我介绍给了罗为民?我帮他办了桩大事,把龙涛明未来岳父一家都‘端’了。他答应事成后给笔大的,我正在等着呐。”

原来韩小倩老家的爆炸案竟是罗为民指使这小子干的!张松东心里一惊,面上却不显。“金福啊,”他突地倾身,眉头几乎戳到柯金福鼻尖,“钱重要还是命重要?”

空气仿佛凝固。柯金福张了张嘴,一时哑然,满目迷茫地望着他。

“罗为民许诺你的钱,我会替你盯着。现在,听好了……”张松东两指夹住半截烟头,抖落烟灰后,继续压低嗓音,“今天通过卢国忠,把你塞进了财政部赴老挝的经济考察团,你们的集合地点是西双版纳勐腊县政府。当你到达老挝万象后,会有个叫阿美的导游接应,带你经清迈转达曼谷。”

这番话像豆子似的,一字一句蹦进柯

第五十一章

-2-

◎ 小说连载



雾气氤氲的温泉室内,水汽在玻璃上凝结成珠,缓缓滑落。张松东的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滚动,视线似钩子,紧紧钉在那些肤白貌美的年轻女郎身上。

“好你个柯老板,过上神仙日子了!”张松东东骤然出声,惊得女郎们不约而同地啊啊尖叫起来,如受惊的兔子,慌忙捂住胸口往池边退去。

“东……东哥,你到了?”柯金福定神一看,猛地从水中站起,并挥手示意女郎们离开。

“有人进门了都不知道,看来柯老板玩得很开心啊!”虽然嘴上咧着笑地同柯金福讲话,但张松东的眼睛却一直黏在那几道匆匆穿出去的曼妙身影上。

柯金福手忙脚乱地穿上浴袍,脸上略显尴尬:“东哥说笑了,就是放松放松。”说话间跨出温泉区,快步把张松东带入卧室。

柯金福从冰箱里拿出两瓶罐装健力宝,递给张松东一瓶,张松东随手“啪”的一声扯开铝皮拉环,仰头“咕咚咕咚”地喝下好几口。抹了抹嘴,他冷峻地看向柯金福,沉声道:“金福啊,你在这里醉生梦死,怕是不知道外面风声鹤唳啊!”

闻言,柯金福那双单眼皮下的瞳孔瞪得溜圆:“东哥,此话怎讲?”

老奸巨猾的张松东并没有马上回答,而是摸索着衣服口袋,像是在找什么。柯金福会意,马上取来一包红塔山和打火机,双手递给他。

点燃香烟,张松东深深地吸了两口,才徐徐打道:“欧光华传来消息,省厅要市里开展严厉打击:你绑架龙涛明的案子又被市公安局翻了出来,情况对你极其不利。”说完,又拿起健力宝灌了两口。

而柯金福手中的易拉罐“咔”地一下被

原来是松东兄呀。”语气里透着勉强维持的客套。

遥想当年大学毕业后,他们一起分回了江南市。在张松东从组织部提拔到国资委副主任时,李沁还只是市政府的小科长,自然仰望先一步高升的老同学。可如今时过境迁,他心底对张松东的那点敬重早已荡然无存。

若非念及张松东曾“进贡”给他一套三居室,此刻李沁连敷衍都懒得给。正玩得兴起的李沁也不兜圈子:“你有兴趣就过来吧!”

而本就有此意的张松东,自是乐得前往。

两小时后,李沁整好着装,准备转场。“我在东区别墅还有一摊,这里就交给你了。”说罢朝张松东挤眉弄眼,并顺势推了他一把。

“多谢市长大人。”张松东会意大笑,“松东日后定当加倍奉还!”

独自离开李沁,径直往东区走去,最后停在了 2208 号别墅。推门瞬间,莺莺燕燕的嬉闹声扑面而来——六七个穿着学生装的女娃围坐着吃零食,瓜子壳撒了一桌。

司机小金和一名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坐在角落,见李沁进门立刻起身,引得女孩们噤了声,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下来。

“刘校长久等了!”李沁目光如雷达扫过全场,最终锁定中年女人,拱手笑道:“刚开会结束,我晚到了,不好意思!”他称呼的这位“刘校长”,是江南市卫生学校的刘薇薇。

春节前,为了自己的职务升迁,刘薇薇曾特意找过李沁,于是才有了今晚这一出。脸部切换到谄媚模式,刘薇薇拽着身边女生往前推:“快向市长问好!”

“市一长——新年——好!”女孩们齐声高喊,青春脸庞上写满稚嫩的好讨好。接着刘薇薇如同展示商品般,将她们挨个拉到李沁面前逐一介绍。